

绿草地 绿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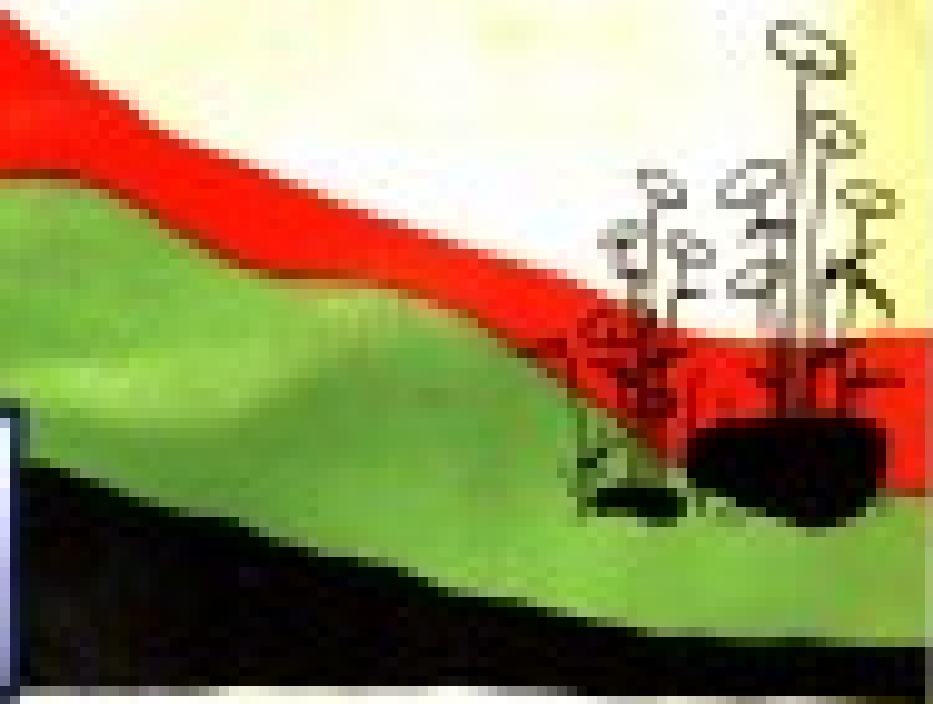
杨兆三 高 桦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植物地理学

（第二版）



（第二版）

绿草地 绿草地

杨兆三 高 桦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0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从《中国环境报》副刊六年来发表的散文中精选出来的精华，包括肖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秦兆阳、韦君宜和孟伟哉、浩然、刘绍棠、从维熙、铁凝等名作家的作品，也包括不少文学新秀的佳作。这些作品在歌唱祖国山河之美的同时，也鞭挞了某些因袭的愚昧和不文明的行为，剖析人民心态，促进自省反思，提高环境意识。

本书做到以环境意识贯穿通篇，文笔优美，可读性强，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环保管理人员的理想读物。

绿草地 绿草地

杨兆三 高 桦 主编

责任编辑 周玉泉 郑凯歌 屈 侠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区东兴隆街69号

三河县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1990年11月 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90年11月 第一次印刷 印张 8 5/8

印数 1—1 500 字数 199千字

ISBN 7-80010-697-7/X·383

定价：4.40元

序

这个集子，收录了《中国环境报》1984年以来刊发的70余篇散文。作者中既有文坛老将，也有近年来在文坛上十分活跃的中青年作家，更可喜的是还有相当一些环境文学爱好者。与其说是编辑同作者们保持了密切联系，不如说有愈来愈多的作家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在为开拓与发展环境文学做着不懈的努力。

散文，可以采撷的东西很多，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一人一事，凡有感触，皆可信手写来。如秦兆阳的《木石小记》、端木蕻良的《提倡种植纪念树》、柳杞的《处处闻啼鸟》和张贤亮的《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在这片“绿地”上，人们可以欣赏到丰富的景物、明丽的色彩与美好的心灵。爱花草的人可以看到鲜花异草：“春夏之交，丁香和金银花清香满院，那些没多少香味的花儿也摇曳生姿。豆棚、葡萄架绿葱葱的”（韦君宜《房门口的绿》）。爱树的人可以看到挺拔的树：“树，绿得发亮；天，蓝得发光；大地散发着清香。一棵挨一棵苍翠蓊郁的红松，高枝上挑着缕缕白云，它是这儿的旗号”（丁羽《森林摇篮曲》）。爱鸟的人可以目睹飞禽翱翔的雄姿：“这苍鹰……当我把它向空中用力抛起之时，它立刻就展开了双翅，顺着那浩浩的山风，腾上了蓝空之中，向着南面那天海苍茫的远方振翅而飞去。我目送着它那矫健的身影，一直到它消失在水天迷蒙之中，心中充满了惬意愉快之感”（峻青《天高任鸟飞》）。

喜欢湖泊河流的，可以在碧水间流连嬉戏：“晴空万里，宝镜映着蓝天、白云、天鹅似的帆影和红荷般的渔姑娇羞的容颜。月光下，可以真切地看见嬉戏的鱼虾、摇曳的水草，甚至湖底爬着的蟹、拱着的鳝”（张九韶《清清的湖水梦中流》）。随着作者的笔触，人们也可以随之游历名山大川和风景名胜，如莫应丰的《武陵记游》，司马言的《郁郁孔林》，苏予的《返青的长城》，张曼菱的《西安精魄兵马俑》，徐剑的《睡美人山》，刘志坚的《兴凯湖之晨》……

当然，作为环境文学，只状写祖国山川，赞颂大自然与生命壮美还不够。作者们自觉以环境意识贯穿全篇，使这种讴歌激发热爱和保护环境；或者作为一种对比，与后来环境遭到破坏形成鲜明反差，更能使人警醒，如孟伟哉的《美丽的令人忧虑的青海湖》。勿庸讳言，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使很多景色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了。这种怀旧的作品也不少。

环境保护是没有国界的。一些作家出访后在描述国外环境保护的同时，对比我们的差距，以期改进。这样的佳作也很多，不一一赘述。

环境文学是随着我国环境保护的发展而诞生而拓展的。希望我们的作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不断深入生活实际，为环境文学的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田林

1990年3月

目 录

序	曲格平 (i)
房门口的绿	韦君宜 (1)
旅途邮笺	雷 加 (4)
《颜色世界》续篇	雷 加 (8)
木石小记	秦兆阳 (11)
准噶尔道上	阮章竞 (13)
沙疗地苏公塔	阮章竞 (18)
处处闻啼鸟	柳 杞 (21)
山林丛中有甘泉	柳 杞 (24)
天高任鸟飞	峻 青 (26)
美丽的令人忧虑的青海湖	孟伟哉 (30)
青海高原的兴安岭	孟伟哉 (33)
提倡种植纪念树	端木蕻良 (37)
庄严的宁静	俞天白 (39)
卢氏大宅及其它	俞天白 (42)
麻雀的回忆	母国政 (46)
渴念	母国政 (52)
高原上的美玉	浩 然 (57)
绿	林斤澜 (61)
延芳淀说古	刘绍棠 (64)
风骨	杲向真 (67)
不灭的灵魂	杲向真 (70)

土地渴望生命和智慧	张贤亮(72)
武陵记游	莫应丰(80)
说柳	李陀(86)
城市的客厅	铁凝(89)
白洋淀纪行	陈冲(93)
万花拥京城	刘心武(99)
花的遐想	陈祖芬(102)
在通往进步的阶梯旁	陈祖芬(104)
失去的乡间小路	柯云路(106)
秣归的桃花鱼	郑凯歌(109)
身在闹市傍野村	司马言(112)
郁郁孔林	司马言(116)
返青的长城	苏予(119)
森林摇篮曲	丁羽(123)
我从威海来	张守仁(127)
睡美人山	徐剑(129)
民族的皮肤	赵大年(133)
东北西南	赵大年(137)
西安精魄兵马俑	张曼菱(144)
“多愁”湖	高桦(147)
黑土地纪行	高桦 沈强 唐宝贤(150)
山村小院	曹世钦(153)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散记	胡应先(156)
魂系大森林	咏生(161)
黄山随想录	宋国强(165)
列车上的梦	胡惠玲(167)
留下绿荫片片	陈淀国(169)

兴凯湖之晨	刘志坚(173)
毁灭的瞬间	马海春(176)
清清的湖水梦中流	张九韶(180)
在古雕刻旁	许谋清(184)
大庆秋海棠	陈国明(186)
我看三峡	孙玉海(189)
放鹭鸶——儿时回忆之一	张士龙(192)
花	郁忠民(195)
雾中的凤凰	高 云(197)
暮宿黑山头	孙月沐(200)
凤凰山我心中的山	柳 浩(203)
高原出平湖	周 鸿(208)
汨罗江在哭泣	蒋 曲(211)
白杨礼吊	杨迎新(214)
外婆的水巷	熊逸民(216)
浪花	林英爽(218)
自由河	素 素(220)
又回蒲柳人家	肖成旭(222)
梦一样的莱茵河	张 炜(224)
默默挺立	张 炜(230)
绿草地, 绿草地	古 华(235)
北欧的“康嘎”——北欧散记之一	张 沪(239)
巴黎的浪漫——欧行随想录之十一	从维熙(242)
访美琐记	柯云路(253)
你也是“绿”的吗?——联邦德国小景	刘心武(260)
《绿地》与环境文学(代后记)	高 桦(265)

房门口的绿

布 君 宣

最实际最能常供人享受的优美环境是家庭小院或街心绿地，不是名山大川。正如主要提供每日养生之需的是米饭馒头家常菜，不是高级饭庄的酒席。

我生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后来住过天津的院子极小的洋楼，延安的门口一片土坡的窑洞，晋察冀农民的院子，北京的西式院落宿舍和没院子的宿舍楼。直到最后，又回到北京的四合院里住了7年。现在快搬家了，要搬进楼房去，老实说我真有些舍不得这四合院。

我这四合院里有葡萄架，豆棚，有金银花，有丁香花。院邻是一位爱养花的离休老干部老秦，他自己用砖砌了个花台，月季花、凤仙花、大丽花、栀子花、串红、蟹爪莲、洋绣球、君子兰、茶花、菊花……春夏秋三季，院里花就没断过。因而传染了我们这一家不会养花的，也学着栽上几盆。太娇嫩的侍弄不了，可是我的蟹爪莲和米兰也能年年开花，文竹和吊兰也能长期活着。最难得的是君子兰今年居然也开花了。两簇花，一簇红、一簇黄，花期共长达两个半月之久。

春夏之交，丁香和金银花清香满院。那些没多少香味的花儿也摇曳生姿。豆棚、葡萄架绿葱葱的。在小院里来回一走，看看这棵，瞧瞧那棵，虽不敢说启发什么诗思灵感，倒

确是比看大街多得到点安宁之感。

早晨，我还可以在院里廊沿上做早操。白天，我的小子可以跟院邻的孩子在一起骑小三轮车、踢球、打仗。晚间，在月白风清的时候还可以偶然坐在廊沿上闲话。怪不得有好几位曾来访的外国客人都说羡慕我这住处，说中国人这种住处比外国人的好。

不过我可没敢吹。不仅因为冬天生火和洗澡的困难他们外国人没法体会到，而且，就象我住的这样四合院，北京现在已经找不出几座来了。现在我这院子里外三进院共7户，已经和我小时住的院子大不相同。那时候一个普通中学教师或科员都住独门独院，谁一住大杂院，就叫落魄到家穷到底了。而现在我是住着大杂院，而且这样的还能种花还能踮弯的大杂院已经很少。到附近小胡同的大杂院里去看吧，一间房紧挨一间房，院子里所有的空隙都盖上了“自料加工”的房，有厨房、有住房，以至已经看不出那“四合”的南北东西四座房都在哪里了。有的两座房之间留的走路处只有一尺宽，连开门都不易，向内开窗都看不见光。别说种花！

舍不得也不行呀！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让大家享受四合院的美，只好都上高楼吧。搬家以前，我先上我那新居去了一趟，临街高楼当然没有什么院落。不过，因为是刚竣工的楼，楼前堆满石头砖块的空地倒是有一片。这块地不小，它的未来是什么样呢？也许永远就是这样一片瓦砾堆（我见过的已住进人好几年的新楼还是如此）。也许大致平整一下，成为一片黄土地（这是绝大多数居民楼门口的状况）。但是我开始幻想，万一将来能把这片废墟似的空地清理出来，建一处门前绿地，那也还是满可以下楼走几步的。甚至也可以种丁香花、金银花、文竹……象我那四合院一样。如

果有人来组织住户义务劳动开辟这绿地，我一定参加。起码能拣砖头，能浇花。唉！还不知道这块地将来变成什么样儿呢！也许被摆小摊的个体户占了（这已有先例），也许又被人搭建起鳞次栉比的临时房屋来。没有人出头来保护楼内居民享受门前绿地的权益，更没有人来组织修建绿地的工程……唉！但愿能有！建筑公司和房管局光管房，园林局光管公园名胜，谁管楼门口应当有的那一片绿意呢？

这片地的上边是几座大楼好几百户居民，可不是我现在这只住两户的小内院，可以自行绿化。这里有个所有权问题，一户两户管不了。但是，只要有出头的，叫我摊资金劳力都行。因为我们需要门口常有这点儿绿，远过于需要去公园名胜。公园名胜谁能天天去呀！

旅途邮笺

雷加

某×：

我沿着陕北三边旅行，由靖边到安边又到定边，这是我多年的心愿了。

一路上我都在读托尔斯泰的《文学书简》。我在伊克昭盟东胜市买到这本书，一直在读它。千页的书，我已读到750页了。

刚才，我在洗衣服。我乘车从靖边到定边来，中午过后不久，忽然觉得浑身不对劲，在我忍无可忍的时候，不顾有客人在场，就脱下我的衬衣。果然证实了。使我身上发痒的，原来就是从靖边带来的，就是它，这只可爱的“革命虫”——虱子。我一面捉住它，一面说：“唔！建国30年了，我同你在这里又相见了。你像在提醒我，问我为革命贡献了什么？是呀，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这惩罚多么及时，又多么无情……”

我感触多的，使我从靖边到定边来的，还有个“水”的问题。

定边南部山区，黄土高原上又无泉水，又无井水。整年都靠天吃水。每年总有几场暴雨，他们把雨水储存在水窖里，吃它，用它。这块无水高原并不远，由定边向南，过了

狼沟就到了塬上。塬上，是一块广阔的台地，塬下这个叫狼沟的斜坡，仿佛就是由塬下到塬上的台阶。塬上的人，都靠天水生活，也靠天水种庄稼。这里常年干旱，但有雨就有收成。这样一大块台地，地肥又平垠无边，无水算得了什么，母亲无奶也是娘呵，所以这里的人们都不愿离开。前两年大旱，连窖水也没得吃了的时候，县水利局的任务便是：竭尽全力，用一切车辆往山里送水。路途遥远不说，真是杯水车薪，汽车加上架子车，一次又能送去多少水呢？我应该去看看这个地方，至少该去看看那里的水窖是什么样，水窖里的水又是什么滋味？水是人的生命，水窖又变成了生命的容器，也许应验了那只“革命虫”的提醒，我会写出一篇“水”来。

今天上午，定边县工商局长来了。我们谈了一阵“养蜂人”。这些年我走了不少地方，凡有公路的地方，就有“养蜂人”出现。现在，大小城市，甚至西北沙漠边沿的三边地方，都有外来的掌鞋的、弹花的、镶牙的、裁衣的人，烘苞米花的人……我把他们也称为“养蜂人”。他们到处采蜜，为了自己，也有利于人，像一只只幼小的蜜蜂。他们都从南方来，带来了方便，也带来了文化。他们有证明信，有营业执照，到时照章纳税，并且来去自由。这现象有人注目过吗？他们这些人有无困难，又能不能得到尊重。他们都有一技之长，比起早年只出卖劳力的盲流，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同来的司机，他的岳父就是定边人。这位老人过去有一座油坊，有一阵被没收了，现在又归还给他了。我对这座老式油坊，十分留恋。它既是手工的，也是半机械化的。用巨大的榆木做成用来压油的油梁，完全像旅顺口那口大炮。这是多么古老的家伙，又多么气派，今天它仍在起劲地工作。

我们的祖先从来靠这些作坊吃油，也许明天该有一座新式油坊出现了。

我参观油坊那一天，来了一位客人。他是县委院内的花匠，由他口中知道，由河北徐水来了两个女的，住在一家客店里，说西河大鼓，一连说了3个月，仍然天天客满。第二天，我就去了。天气不太好，从窗口挑出一盏大灯泡，悬在院子当中。这是一个大车店，听众的确不少，坏天气还有七八十人，全都坐在自己带来的板凳上，有的坐在砖头上。我们临时的座位，也是那些零碎的砖头。这位女艺人，看不准她的年纪，大概在20到30岁之间，她一口气不住嘴地说了2个钟头。声音苍劲，也不圆润，但非常动听，非常吸引人。这不会是天生的。有一回司机对我说，他车上有两只喇叭，一只高音，一只低音。高音对人作用大，牲畜不怕，倒是低音频率快，牲畜听了反应灵敏。也许这位艺人属于频率快的女低音，才使得远远近近的人都来听。这位女艺人，用语简练，清晰，并无俗套，又注重描写，确实朴素动人。她的演出沿用了江湖套数，又缺少江湖气息。她们一共3个人，弹弦的是她的妹妹，另一个是她俩的侄女，专在门口收票，也是跟出来学艺的。女艺人自己说，她们是世传，但父亲早死，每年要出来半年，为了艺术，也为了生活。我约好星期天上午，再去拜访她们。

我住在县委院内，一切都很方便。但榆林同来的人要回去了，因为他又有了新的接待任务。据说陕西省文联要来二三十位作家，要到榆林再到内蒙交界的红碱淖去。这是一片湖泊，两省所有，既有水又有鱼类。在这个干旱地区，一片湖水确实是不多见的风景。定边县委也想向这些作家发出邀请，又一想这里一无水二无草，只好作罢。

我一个人留下来，我还是按照我的意愿安排了我的采访计划。

我出来快两个月了，也有些劳累；但是我还要坚持下去，似乎在寻找什么，到底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似乎是水，又遇不到水……

这些都是我今天早晨想的，我都要写给你。有时可以谈的人太少了，可以通信的人也太少了。倒是托尔斯泰有那么多书简留下来，可见他当时和人的来往和交游多么频繁，多么值得羡慕。我读托氏文学书简时，我又发现了托氏在写《幼年少年童年》之后，竟写那么多特写。如《袭击》、《塞瓦斯托波尔故事》、《暴风雪》、《两个骠骑兵》等篇，他都称之为特写。当时托氏正在高加索军营之中，他不但自己写，还组织军队中的同时代人写，这些都是军事生活的特写，或者就是今天所说的军事文学……因此，我发现了最大一个秘密：托氏大师也在生活之中。

生活高于一切。

就此住笔。途中问候你。

1985年8月24日，于定边阴雨中

《颜色世界》续篇

雷 加

××：

想你已由国外归来，我也从故乡回到北京了。

由于你的建议，这次我去了大东港、大孤山和大鹿岛。

临海的大鹿岛本应是块宝地，但地貌的变化，给它带来的前途并不理想。它并无特殊优点，不过是个普通的渔港。建设大东港，是丹东地区经济腾飞的龙头，而大鹿岛却有自己窘境，它最大的缺点是轮渡时间随潮水而变，因无航行自由，趣味已减大半。其次，下了码头就爬山，即使修好盘山道，也无风景可言，这是岛北。岛南3个渔村，海岸线也不短，但没有理想的可供游泳的浅海沙滩。只见一片泥地，泥多沙少，坡度也过于平缓，涨潮退潮之间可达四、五里，只能说这是“赶海”的好地方，却不是海浴的好地方。由于冲积淤塞，几百年后，它会和大陆连成一片，海岛就会不存在了。有人建议把中日甲午之役的战船打捞上来，在岛上建一博物馆，连成一片陆地，游客可直驱而入，也许是一劳永逸之举，但就目前而言，把博物馆建在大孤山，减少游客上岛之累，会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此乃一家之见，又无科学论证，极难准确。

在丹东期间，我曾数次骑自行车游览市容。我是故乡游